

羣

書

治

要

羣書治要卷第十二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史記下 吳越春秋

史記

列傳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遊。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

善無史
記列傳
之

既用任政於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壹匡天下
管仲之謀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
祿於齊常爲名大夫世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
叔能知人也

晏平仲嬰者萊人也

萊者今東萊地也

事齊靈公莊公

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其在朝君語及之則
危言語不及則危行國有道則順命無道則衡
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太史公曰吾讀晏子
春秋詳哉其言之也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

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之、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秦因急攻韓。韓王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遣非藥。使早

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王後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景公以爲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間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且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

舊無寒
字無食
不牛味
四字詳
之

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親戚左右送之留飲
夕時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大夫親戚
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
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深
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
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於是遂
斬莊賈以徇三軍之士皆振慄然後行士卒次
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
之資糧享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

本書立
作章

而後勒兵、病者求行、爭奮赴戰、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聞之、渡易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故境而歸、立爲大司馬。

孫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則視左

手、右則視右手、後則視背、婦人曰諾、乃設鈇鉞、三令而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而五申之、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已受命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

苦無用
兵二字
無齊字
補之

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
 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者、於是孫
 子使使報曰、兵已整、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
 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
 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
 孫子能用兵也、卒以為將、西破楚、入郢、北威齊、
 晉、顯名諸侯、

吳起者、衛人也、魏文侯以為將、與士卒最下者
 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糧、與士卒分

勞卒有病疽者，吳起爲吮之。卒母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不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而遂死於敵。今又吮此子，妾不知其死處矣。是以哭之。文侯旣卒，事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而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羊腸坂在大原，修政不仁，而湯放之。殷紂

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出在其北大河經其南
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
君不修德船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

甘茂者下蔡人也秦武王以爲左丞相謂茂曰
寡人欲容車通三河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
矣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茂謂
向壽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
也壽歸以告王王迎茂於息壤茂至王問其故
對曰宜陽大縣也雖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

然作之
下同

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昔曾參之處費、魯人有與
曾參同姓名、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
織自若也、頃然一人又告其母、尚織自若也、頃
然一人又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
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
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
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
杼也、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
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賢先王、魏文侯令

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
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
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樗里子公孫奭
二人者、挾韓而議、王必聽之、王欺魏而臣受公
仲侈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卒使
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
爭之、武王召茂欲罷兵、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
之、因大悉起兵、使茂擊之、遂拔宜陽、韓襄王使
公仲侈入謝、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使白起爲上將軍、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所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北禽趙括之軍、雖周召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無欲爲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上黨、上黨之人皆反爲趙、天下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

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爲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皆罷兵。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秦復發兵，使王陵攻趙，陵戰少利。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亦過半，國內空，遂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強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爲士伍。

遷之陰密

屬安

武安君病未能行秦王乃使人

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武安君遂自殺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樂毅聞燕昭王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毅爲魏使燕遂委質爲臣昭王以爲亞卿時齊湣王強自矜百姓弗堪於是昭王使毅約趙楚

魏以伐齊，昭王悉起兵，使毅爲上將軍，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毅獨追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輸之燕。昭王大悅，封樂毅於昌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卽墨未服。會燕昭王卒，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毅，及卽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上下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惠王固

已疑毅得齊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毅。毅知惠王之弗善代之，遂西降趙。齊田單遂破騎劫，盡復得齊城。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藺相如者，趙人也。趙王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某月，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缶以相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不肯擊缶。

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壹擊鈇、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月、秦王爲趙王擊鈇、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旣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

固舊作
故以之

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每朝常稱病、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君同列、廉君宜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何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強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

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先公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歡、爲刎頸之交、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因說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

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國強則趙固而君爲貴賊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之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治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闕與王乃令奢將救之大破秦軍惠文王賜奢爵號爲馬服君孝成王立秦與趙兵相距長平使廉頗將固壁不戰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

難、然不謂之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則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

毋置之、吾已決矣、終遣之、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射殺括、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坑之、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日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卽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數歲、亦不亡矢、然匈奴以李牧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牧、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戰數不利、失

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牧牧固稱疾趙王乃復強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如前乃敢奉命王許之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賜而不用皆願得一戰於是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破東胡單于奔走匈奴不敢近趙邊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

強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平造爲憲令、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弗知、每一令出、屈平伐其功、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疎平、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平旣紉、其後秦大破楚師、懷王入秦而不

反平雖放流，瞻顧楚國，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

改也。令尹子蘭卒，使上官大夫短原於頃襄王。

頃襄王怒而遷之。

遷於江南

遂自投汨羅以死。

汨羅在羅

故曰汨羅

原既死之後，楚日以削，竟爲秦所滅。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氏及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三分其地。襄子漆智伯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變名易姓爲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

問塗廁之刑人、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爲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釋去之、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爲厲、吞炭爲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以子之材、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爲所欲、顧不易邪、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旣已委質、臣事人而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且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

心以事其君也。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趙襄子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讎，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爲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爲丞相，始皇出遊會稽，斯

及中車府令趙高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使監兵上郡。蒙恬爲將，少子胡亥從。始皇帝至沙丘，疾甚，令趙高爲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於是斯、高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扶蘇劍，以自殺。將軍恬賜死，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爲二世皇帝，以趙高爲卽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謂高曰：夫人生世間也，譬猶騁六驥。

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謀，諸公子至，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爲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慄慄，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

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奸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爲法律、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治之、誅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戮死咸陽市、十公主、死於杜、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

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厩之寶馬臣得賜
之臣請從死願葬驪山之足書上胡亥大悅召
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高曰人臣當憂死
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
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叛者衆
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道馳道賦斂愈重戍徭無
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斯數欲請
間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斯曰吾有私議而
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堂高三尺茅

芟不剪、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粢糲之食、藜
藿之羹、飯土甌、墮土鋤、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
矣、禹鑿龍門、疏九河、手足胼胝、面目黎黑、臣虜
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
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
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
所務也、夫所謂賢人者、必將能安天下而治萬
民也、今身且弗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
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奈何、斯子由

為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李斯恐懼、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耶、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

舊無此
字補之
同 下狂

所上有
八字

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
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
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
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
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所徇者
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爲尊賢
者爲其貴也而所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夫堯
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可謂大繆矣謂之爲桎梏
不亦宜乎不知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

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弃灰於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輕罪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弗敢犯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弗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

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掩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辨、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有也、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

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弗能加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爲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矣、初趙高爲卽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

天下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
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
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廷、見大臣居
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高、高聞斯以
爲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益發繇
治阿房、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真
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
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所欲言者、不可
傳也、欲見無間、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爲君侯上

間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宴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官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寡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且固我哉趙高因曰此殆矣夫沙上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由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

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爲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斯聞之，因上書言高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陛下不圖，臣恐其爲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爲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循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識不習治，而君又老，恐與天下

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爲人精廉，強力，下知民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饜，求利不止，烈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欲爲田常所爲，於是二世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有功，實無反心，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高使吏弃去弗奏，曰：囚安得上書。

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
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
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
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具斯五刑論腰
斬咸陽市遂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高爲中
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
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曰馬也二
世驚自以爲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
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

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遊弋
獵有行人二世自射殺之高乃諫二世天子無
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天且降殃當遠避
官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官留三日高劫
令自殺也

田叔者趙人也趙王張敖以爲郎中高祖過趙
賈高等謀弑上發覺詔捕趙王趙有敢隨王者
罪三族唯孟舒田叔等自髡鉗隨王至長安敖
得出叔爲漢中守文帝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

者乎、叔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上曰、先帝置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舒不能堅守、無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曰、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漢與楚相距、士卒疲弊、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爲邊害、孟舒知士卒疲弊、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弟爲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以爲雲中守、景帝以田叔爲魯相、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

中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曰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爲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遊

循吏傳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嘗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爲治何必威嚴哉

公儀休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

客有遺相魚者，不受也。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弃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餽其貨乎？

酷吏傳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格，正。老氏稱：法令滋章，

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於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爲圓、觚斲雕而爲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在道德、不在嚴酷也、

滑稽傳

優孟者、楚優人也、莊王之時、有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以大夫禮葬之、下令有諫者死、優孟入門、大哭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以雕玉爲棺、文梓爲椁、發卒穿壙、老弱負土、廟食太牢、奉以萬戶、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王曰、寡人過一至此乎、爲之奈何、孟曰、請爲

才無大
王二字
補之

大王六畜葬之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大
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死其子窮困
負薪孟卽爲敖衣冠抵掌談語抵掌談說
之容則也歲餘
像孫叔敖王大驚以爲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
孟曰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
爲廉以治楚楚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
貧困負薪以自飲食楚相不足爲也於是莊王
謝優孟乃召叔敖子封之復丘

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爲笑言然合大道秦始

皇帝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卽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人家有好女者、

舊無以故城中

益空無

七字補

之

舊無大

王姬之

昭字補

之下大

王姬同

舊無約曰廿百

持女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俗曰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至爲河伯娶婦送女河上豹往會之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嫗入報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投之凡投三弟子也豹曰巫嫗弟子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豹曰巫嫗三老不來奈何欲復使掾趣之皆叩頭破額血流豹曰若

皆罷歸去、吏民大驚恐、從是已後、不敢言爲河
伯娶婦、豹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田、民煩苦、
不欲、豹曰、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今雖患苦、
然期令子孫思我、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
故豹爲鄴令、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子產治鄭、民
不能欺、子賤治單父、人不忍欺、西門豹治鄴、人
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辨治者當能別
之、魏文帝問羣臣三不欺於君德孰優、大尉鍾
繇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對曰、臣以爲君任德
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
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夫

等德齊禮有耻且格等同歸者也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考以斯言論以斯義臣等以爲不忍欺不能欺優劣之懸在權衡非徒低昂之差乃鈞銖之覺也且前志稱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按其仁者功則無以殊核其爲仁者則不得不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則安者優矣易稱神而化使民宜之若君化然也然則安仁之化與夫強仁之化優劣亦不得不相懸絕也然則三臣之不欺雖同所以不欺異則純以恩義崇不欺與以威察成不欺旣不得同槩而比量又不得錯綜而易處

吳越春秋

吳王夫差聞孔子與子貢游於吳出求觀其形

變服而行、爲或人所戲而傷其指、夫差還發兵
索於國中、欲誅或人、子胥諫曰、臣聞昔上帝之
少子、下游青冷之淵、化爲鯉魚、隨流而戲、漁者
豫沮射而中之、上訴天帝、天帝曰、汝方游之時、
何衣而行、少子曰、我爲鯉魚、上帝曰、汝乃白龍
也、而變爲魚、漁者射汝、是其宜也、又何怨焉、今
夫大王弃萬乘之服、而從匹夫之禮、而爲或人
所刑、亦其宜也、於是吳王默然不言、

吳王夫差與兵伐齊、堀爲漁溝、通於商魯之間、

北屬之沂、西屬之濟，欲以會晉，恐羣臣之諫也。乃令於邦中曰：寡人伐齊，敢有諫者死。太子友乃風諫，以發激吳王之心。以清朝時，懷丸挾彈，從後園而來，衣洽履濡。吳王怪而問之曰：何為如此也？友曰：遊於後園，聞秋蟬之鳴，往而觀之。夫秋蟬登高樹，飲清露，其鳴悲吟，自以為安，不知螻蟻超枝緣條，申要舉刃，纏其形也。夫螻蟻愈心財進，志在利蟬，不知黃雀徘徊枝葉，欲啄之也。夫黃雀但知伺螻蟻，不知臣飛丸之集其

繼作揮

愈心財進作奮

心而進

背也。但臣知虛心，念在黃雀，不知羿炤在於前，掩忽陷墜於深井也。王曰：天下之愚，莫過於斯。知貪前之利，不睹其後之患也。對曰：天下之愚，非但直於是也。復有甚者。王曰：豈復有甚於是者乎？友曰：夫魯守文抱德，無欲於隣國，而齊伐之。齊徒知舉兵伐魯，不知吳悉境內之士，盡府庫之財，暴師千里而攻之也。吳徒知踰境貪敵，往伐齊，不知越王將選其死士，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屠滅吳國也。臣竊觀禍之端，天下之

危莫過於斯也。王喟然而歎，默無所言。遂往伐齊，不用太子之諫。越王勾踐聞吳王北伐，乃帥軍泝江以襲吳，遂入吳國，焚其姑蘇之臺。

羣書治要卷第十二

原缺

君書治要卷第十四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漢書二

志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治身者斯須
忘禮則暴慢人之矣爲國者一朝失禮則荒亂
及之矣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
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爲之節而不能
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

本書茶
記作喪
登

刑之之
刑作行

正情性、節萬事者也。哀有哭踊之節、樂有歌舞
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故婚
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乖、而淫僻之罪多。鄉飲
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而爭鬪之獄繁。祭祀之
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衆。朝聘之
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漸起。故孔子曰、
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節
民心、樂和民聲。政以刑之、刑以防之。禮樂政刑、
四達而不諄、則王道備矣。樂以治內、而爲同、
刑於

和樂也。

禮以脩外而爲異

尊卑爲異。

同則和親，異則畏

敬。和親則無怨，畏敬則不爭。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王者必因前王之禮，順時宜，有所損益，卽民心稍稍制作。至太平而大備。周監二代，禮文尤具，事爲之制，曲爲之防，故稱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於是教化浹洽，民用和睦，灾害不生，禍亂不作，囹圄空虛，四十餘年。及其衰也，諸侯踰越法度，惡禮制之害己，去其篇籍，遭秦滅學，遂以亂亡。漢興，撥亂反正，日不暇給，猶命叔

孫通制禮儀以正君臣之位、高祖悅而歎曰、吾
乃今日知爲天子之貴也、遂定儀法、未盡備而
通終、至文帝時、賈誼以爲漢承秦之敗俗、棄禮
義、捐廉耻、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爲故、至
於風俗流溢、恬而不怪、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
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立君臣等上
下、使綱紀有序、六親和睦、此非天之所爲、人之
所設也、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脩則壞、乃草具
其儀、天子悅焉、而大臣絳灌之屬害之、故其議

遂寢至武帝卽位議立明堂制禮服會寶太后
不悅儒術其事又廢後董仲舒言王者承天意
以從事故務德教而省刑罰今廢先王之德教
獨用執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被四海故難成
也是故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
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教化已明習俗已
成天下嘗無一人之獄矣至周末世大爲無道
秦繼其後又益甚之今漢繼秦之後雖欲治之
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

卷三
治世之
之

沸沸愈甚而無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以善治而至今不能勝殘去殺者失之當更化而不能更化也是時上方征討四夷銳志武功不暇留意禮文之事至宣帝時琅耶王吉爲諫大夫又上疏言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

也。上不納其言。至成帝時。劉向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臯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且教化所恃以爲治。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

獨立其所即非所以致太平也。成帝以向言下
公卿議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廱。營表未作。遭
成帝崩。世祖受命中興。卽位三十年。四夷賓服。
政教清明。乃營立明堂辟廱。明帝卽位。躬行其
禮。威儀旣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以其禮樂
未具。羣下無所誦說。而庠序尚未設之故也。

夫人宵天地之貌。

宵。化也。言稟天地氣化而生也。

懷五常之性。

仁義禮智信也。

聰明精粹。

精。細也。粹。淳也。

有生之最靈者也。爪

牙不足以供嗜欲。趨走不足以避利害。無毛羽

以禦寒暑、必將役物以爲養、用智而不恃力、此所以爲貴也、故不仁愛、則不能羣、不能羣、則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羣而不足、爭心將作、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衆心悅而從之、從之成羣、是爲君矣、歸而往之、是爲王矣、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爲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聖人旣躬明哲之性、必通天地之心、

隆作際

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故
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上刑用甲
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
用鞭扑、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諸市朝、其所繇
來者上矣、自黃帝有涿鹿之戰、顓頊有共工之
陳、共工主水官、秉政作
虐、故顓頊伐之也、唐虞之隆、至治之極、猶
流共工、放驩兜、殺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夏有
甘扈之誓、殷周以兵定天下、古人有言、天生五
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鞭扑不可弛

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
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孔子曰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
之輔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
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至
於刑措兵寢者以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極功也
春秋之時王道寢壞禮樂不興刑罰不中陵夷
至於戰國韓任申子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
參夷之誅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顛押脇鑊亨之

刑至於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義之官專任刑罰躬操文墨而姦邪並生赭衣塞路圜圜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蠲削煩苛兆民大悅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摺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當孝惠高后時蕭曹爲相填以無爲是以衣食滋殖刑罰用希及孝文卽位躬修元默勸趣農桑減省租賦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

復上有
可字

論議務在寬厚、耻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
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蓄積歲增、戶口浸
息、風流篤厚、禁罔疎闊、選張釋之爲廷尉、罪疑
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措
之風、卽位十三年、齊大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
其少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
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
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
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

憐悲其意遂下令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民不犯何治之至今法有肉刑

三

黜劓二則左右趾合一凡三也

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

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凱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無由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善乎孫卿之論刑也曰

世俗之爲說者，以爲治古無肉刑，有象刑，是不然矣。以爲治古則人莫觸罪邪，豈獨無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以爲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末也。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寬惡也。故象刑非生於治古，方起於亂今也。所以有象刑之言者，近起今人惡刑之重，故遂推言古之聖君，但以象刑天下自治也。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以類相從者也。一

物失稱亂之端也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刑不當罪不祥莫大焉夫征暴誅悖治之盛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云刑罰世重世輕此之謂也書所謂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菲屨赭衣者哉孫卿之言旣然又因俗說而論之曰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者以俗薄於唐虞故也今漢

承衰周暴秦極弊之流俗已薄於三代而行堯

舜之刑是猶以鞵羈而御驥突

以繩繫馬領曰鞵驥突惡馬也

違救時之宜矣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入於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故死者歲以萬數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窬之盜忿怒傷人男女淫佚吏爲奸臧若此之惡髡鉗之罰又不足以懲也故刑者歲十萬數民既不畏又曾不耻刑輕之所生也故俗之能吏公以殺盜爲威專殺者勝任奉法者不治亂名

傷制不可勝條、是以網密而姦不塞、刑繁而民愈媮、必世而未仁、百年而不勝殘、誠以禮樂闕而刑不正也、豈宜惟思所以清原正本之論、刪定律令、撰二百章、以應大辟、其餘罪次於古、當生今觸死者、皆可募行肉刑、及傷人與盜、吏受賕枉法、男女淫亂、皆復古刑、爲三千章、詆欺文致、微細之法悉蠲除、如此則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專殺、法無二門、輕重當罪、民命得全、合刑罰之中、殷天人之和、順替古之制、成時雍之化、

成康刑措、雖未可致、孝文斷獄、庶幾可及也。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二者生民之本、興自神農之世、斲木爲耜、煠木爲耒、耨耨之利、以教天下、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食足、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黃帝以下、通其變、使民不倦、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也、故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財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養成

羣生治國安人之本也。是以聖王域民築城郭以居之，制井廬以均之，開市肆以通之，設庠序以教之。士農工商四民有業，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故朝無廢官，邑無傲民，地無曠土。孔子曰：導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故民皆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三登曰泰。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又曰：糴甚貴傷民，

言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
甚賤、其傷一也、善爲國者、使民毋傷、而農益勸、
文帝卽位、躬脩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背
本趨末、賈誼說上曰、筦子曰、倉廩實、知禮節、民
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
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
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
纖至悉也、故其蓄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
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

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蹙哉？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

天之行氣不能常孰

禹湯被之矣。卽不

幸有方二三千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屈有勇者，聚徒而橫擊，並舉而爭起矣。廼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墮民而

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
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稟稟也、稟稟危也、竊爲陛

下惜之、於是上感誼言、始開藉田、躬耕以勸百

姓、晁錯復說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

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

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

瘠者、捐謂民飢也、或謂貧乞者爲捐也、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

今海內爲一、土地民人之衆、不避湯禹、加以無

天灾而畜積之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上，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人，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民哉。明主知

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蓄積，以實倉
粟，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
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
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
也。其爲物，輕微易臧，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
無飢寒之患。此令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
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
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不勝，不爲姦
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

卷之四十一 賦役

而賤金玉、今農夫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無者、取倍稱之息、取償二為倍稱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

並下有
并字

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無農夫
之苦、而有什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
吏執、以利相傾、千里遊遨、冠蓋相望、此商人所
以兼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
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
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
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
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
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

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矣、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粟必多矣、於是文帝從錯之言、令民

人粟邊各以多少級數爲差。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無事，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

校，數也。

太倉之

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守閭闔者食梁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

倉氏，庚氏是也。

人人自

愛，而重犯法，先行誼而黜媿辱焉。於是罔疏而民富，是後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本，天下虛耗，人民相食。武帝末年，悔征伐之

事、廼封丞相爲富民侯、以趙過爲搜粟都尉、敎民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至昭帝時、流民稍還、田野益闢、頗有蓄積、宣帝卽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糴三輔、宏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天子從其計、壽昌遂白、令邊郡皆以穀賤時、增價而糴、穀貴時、減價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乃賜壽昌爵關內侯、至元帝時、乃罷常平倉、

哀帝卽位，百姓皆富，雖不及文景，然天下戶口最盛。平帝崩，莽遂篡位，因漢承平之業，匈奴稱藩，百蠻賓服，舟車所通，盡爲臣妾，府庫百官之富，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而其意未滿，陋小漢家制度，以爲疎闊。宣帝始賜單于印璽，與天子同，而西南夷鈎町稱王，莽乃遣使易單于印綬，貶鈎町爲侯，二方始怨，侵犯邊境。莽遂興師，發三十萬衆，欲同時十道並出，壹舉滅匈奴，海內擾矣。又動欲慕古，不度時宜，分裂州郡，改職作

官下令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滿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鄉黨、犯令法至死、制又不定、吏緣爲姦、天下警警然陷刑者衆。

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云、太

公爲周立九府圜法、

圜、卽錢也。

退又行之于齊、至管

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

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

所緩則賤、所急則貴。

人君不理、

則蓄賈游於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計本

量委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者，穀有所藏也。民

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歛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

故人君散之以重。民輕之之時，爲歛糴之，重之之時，官爲散之。凡輕

重歛散之，以時卽準平，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

吾民矣。秦兼天下，幣爲二等，黃金以溢爲名，十二

兩爲溢，秦以溢爲一金，漢以一斤爲一金也。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

漢興以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如榆莢也。孝

文爲錢益多而輕，更鑄四銖，文爲半兩，除盜鑄

錢令賈誼諫曰：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

細民人操造幣之執，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執不止。報論爲法若此

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法錢不立，吏急

而壹之，慮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阿

乎？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

哉？今農事弃捐，而采銅者繁，姦錢日多，五穀不

爲多。民采銅鑄錢，廢其農業，故五穀不爲多。善人怵而爲姦邪。怵誘

動心於姦邪也。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甚不祥，奈何而

忽，上不聽，是時吳以諸侯卽山鑄錢，富埒天子，

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
鄧錢布天下、武帝因文景之蓄、忿胡粵之害、卽
位數年、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粵、江淮
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西南夷、鑿
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
穿穢栢朝鮮、置滄海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
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
而不解、天下共其勞、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
中外騷擾、相奉財賂、衰耗而不澹、人物者補官、

出貨者除臯、選舉陵夷、廉耻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而始、其後衛青歲以數萬騎出擊匈奴、遂取河南、築朔方郡、時又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饌、率十餘鍾致一石、鍾六石四斗置滄海郡、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廼募民能入奴婢、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於此、此後衛青比歲將十餘萬衆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

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經
用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請令民得買
爵、及贖禁錮、免贓罪、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
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票騎仍再出擊胡、大
克獲、渾邪王率數萬衆來降、皆得厚賞、衣食仰
給縣官、縣官不給、天子廼損膳、解乘輿、駟出御
府、禁藏以澹之、費以億計、縣官大空、富商賈財
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於是天子與公卿
議、更造錢、造幣以澹用、而推浮淫并兼之徒、於

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司農丞、領鹽鐵事、而桑宏羊貴幸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法旣益嚴、吏多廢免、皆謫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票騎大出擊胡、賞賜五十萬金、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諸賈人末作貰貸、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筭一、輶車一筭、商賈人輶車二筭、商賈人有輶車、使出二筭、重其賦也、船五丈以上一筭、匿不自占、占不

超苦作
悉改之

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
是時豪富皆爭匿財唯卜式數求入財以助縣
官天子廼超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
布告天下以風百姓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
而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
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
不能半自出矣犯法者衆吏不能盡誅於是遣
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國舉并兼之徒而御
史大夫張湯方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爲中丞義

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苛刻爲九卿直指夏
蘭之屬始出而大農顏異誅矣自是後有腹非
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天子既下緡
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告
緡錢縱矣揚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氏皆
遇告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
數百頃小縣百餘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
上大氏破民媮甘食好衣不事蓄藏之業而縣
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是時越欲與漢

餘下有
頃字

用舩戰逐

水戰相逐

乃大脩昆明池、列館環之、治樓

舩高十餘丈、作栢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脩、由

此日麗、明年、天子始巡郡國、公卿白議封禪事、

而郡國皆豫治道、修繕故宮、儲設共具、而望幸、

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天子因南方樓舩士二

十餘萬人擊越、發三河以西騎擊羌、又度河築

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

開田官斥塞卒

塞上候斥卒也

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

繕道餽糧、遠者三千餘里、邊兵不足、廼發武庫

工官兵器以澹之齊相卜式上書願父子死南
粵天子下詔褒揚賜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
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
從軍至飲酎少府省金省視諸侯
金有輕重而列侯坐酎
金失侯者百餘人廼拜卜式爲御史大夫式旣
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或強令民
買之而船有筭因孔僅言船筭事上不說然兵
所過縣縣以爲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輕賦法
矣元封元年卜式貶爲太子太傅而桑宏羊爲

治粟都尉領大農、廼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
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盡籠天下之
貨、名曰平準、不復告繆、民不益賦、天下用饒、於
是宏羊賜爵左庶長、黃金者再百焉、是歲小旱、
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
已、今宏羊令吏坐市列販物求利、烹宏羊、天乃
雨、久之、拜宏羊爲御史大夫、昭帝卽位、詔郡國
舉賢良文學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
願罷鹽鐵酒權、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示以節

儉然後教化可興。廼罷酒酤，宣元成哀平五世
亡所變改。王莽居攝，變漢制，更作金銀龜貝錢
布之品，名曰寶貨。凡寶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
百姓憤亂，其貨不行。民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
之下，詔敢非井田、挾五銖錢者，爲惑衆，投諸四
裔。以御魑魅。於是商農失業，食貨俱廢，民涕泣
於市道，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抵辜者，自公卿
大夫至庶人，不可勝數。莽知民愁，廼但行小錢
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並行。龜貝布屬且寢。莽

性踈擾不能母爲，每有所興造，必欲依古得經
文、義和置命士，督五均六幹，郡有數人，皆用富
賈，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
簿，府藏不實，百姓愈病，莽每一幹爲設科條防
禁，犯者臯至死，姦吏猾民並侵，衆庶各不安生，
每壹易錢，民用破業，而大陷刑，莽以私鑄錢死，
及非沮寶貨，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勝計，乃更
輕其法，私鑄作泉布者，與妻子沒入爲官奴婢，
吏及比伍，知而不舉告，與同罪，非沮寶貨，民罰

作一歲吏免官犯者愈衆及五人相坐皆沒入郡國檻車鐵鎖傳送長安鍾官愁苦死者十六七匈奴侵寇甚莽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豬突豨勇

豬性觸突人故取以喻

壹切稅吏民訾三十而取

一又令公卿已下至郡縣黃綬吏皆保養軍馬吏盡復以與民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徭役煩劇而枯旱蝗蟲相因又用制作未定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祿而私賦斂貨賂上流獄訟不決吏用苛暴立威旁緣莽禁侵刻小民富

者不得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起爲盜賊、依阻山澤、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廣、於是青徐荆楚之地、往往萬數、戰鬪死亡、緣邊四夷、所係虜陷、罪、飢、疫、人相食、及莽未誅、而天下戶口減半矣、自發猪突豨勇、後四年、而漢兵誅莽、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

隱微不顯之言

七十子喪而大義

乖、戰國從橫、眞僞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殽亂、至秦患之、乃焚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

之官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
是非亡正人用其私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
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約少
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
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
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
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
後能言以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
者之患也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
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
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
最爲高、然惑者旣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
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
乖析、儒學寢衰、此辟儒之患也、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紀成敗、存亡禍福、古
今之道、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
君人南面者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

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學兼弃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治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厯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爲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爲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

無其作
去改之

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此其所長也及警者爲之則苟鈎鈇析亂而已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採椽是以貴

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

宗祀嚴父是以右鬼右鬼謂信鬼神親鬼而右之順四時而

行是以非命言無吉凶之命但有賢不肖善惡也以孝視天下是

以上同言皆同可以治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見儉

之利因以非禮樂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使乎使

乎言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
及邪人爲之則上詐諛而弃其信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
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盪者
爲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
足衣食故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
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諄上
下之序

羣書治要卷第十四